

虾片、豆腐皮、薯片”这样的食品中，人们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一系列物体可以通过利用这些物体中最凸显部分的平面特征来描述和计量物体。由此可知，这些食品激起的概念和“矿物类、纸类”激起的概念相邻，因为它们同处于同一概念域。这表明量词“แผ่น[pʰɛ:n²¹]”范畴的近距离扩展到邻近性的认知转喻机制。

(三) 终点分析——“张”和“แผ่น[pʰɛ:n²¹]”范畴的远距离延伸

一般情况下，量词对名词的选择总是从某一类事物扩展到相近的相关事物。在范畴的远距离扩展中，范畴成员的语义特征与原型成员之间的相似程度往往不明显。具体说来，汉、泰语量词“张”和“แผ่น[pʰɛ:n²¹]”范畴的远距离延伸是抽象的事物，通过人类概念化的能力才能找出抽象事物与已知的事物间的相似性。

首先，讨论汉语量词“张”的用法。汉语量词“张”的用法如下：

(7) 每一张纸。

(8) 他一张一张地数。

根据 Lakoff (1987) 的“理想认知模型”理论，人们通过“部分与整体”关系的认知模式来理解“部分与整体间具有关系。在理想认知模型中，整体及其组成部分的一层关系是整体理想认知模式内部各个组成部分间的局部关系”。汉语中的“一张纸、脸上的表情”均表示“整体概念，不是部分”。在“一张笑脸、一张脸上的表情”中都表示一种“整体概念”。这种“整体概念”在“一张嘴”、“一张脸上的表情”中都表示一种“整体概念”。这种“整体概念”在“一张嘴”、“一张脸上的表情”中都表示一种“整体概念”。这种“整体概念”在“一张嘴”、“一张脸上的表情”中都表示一种“整体概念”。

再讨论泰语量词“แผ่น[pʰɛ:n²¹]”的用法。泰语量词“แผ่น[pʰɛ:n²¹]”的用法如下：

(9) เขาเปลี่ยนกระจกหุ้มข้างแผ่นใหม่ 1 แผ่น
[khaw¹⁴pian²¹kra:²¹teok²¹hu:⁴¹tʰa:ŋ⁴⁵pʰɛ:n²¹mai²¹nuŋ²¹pʰɛ:n²¹]
(我换了一个新的后视镜。)

(10) ฉันสั่งซื้อกระจกหุ้มข้าง 2 แผ่นจากร้านนี้
[tʰan¹⁴saŋ²¹su:⁴⁵kra:²¹teok²¹hu:⁴¹tʰa:ŋ⁴⁵so:ŋ²⁴pʰɛ:n²¹tea:k²¹ra:n⁴⁵ni:⁴⁵]
(我从这家店订购两个后视镜。)

如前所述,整体理想认知模式及其组成部分的关系,是通过一个部分去认识整体,或通过整体认识部分。就此,“后视镜”均属于组成物体的部件,它们可以反映出转喻关系的构成理想认知模式。具体说来,例子所示的“后视镜”,在日常体验中人们通常以“镜片”为主要物体与“后视镜的镜框”相配使用。在人类的意象中,“后视镜的镜框”激起的概念和“镜片”激起的概念存在邻近性关系,因此我们可以运用具有完型感知的整体,即“镜片”去识别或表征“后视镜”的构成事物的部件。这样看来,“后视镜”接受“แผ่น[pʰɛ:n²¹]”称量的转喻邻近性关系,这正是量词“แผ่น[pʰɛ:n²¹]”范畴的远距扩展的转喻认知机制。

总的来看,从形成过程的角度探讨汉、泰语平面状量词中“张”和“แผ่น[pʰɛ:n²¹]”范畴扩展的认知转喻,表明量词“张”和“แผ่น[pʰɛ:n²¹]”所选择的名词搭配,往往取决于人们日常生活中而司空见惯的认知习惯,都是人们通常使用为人所共知的事物方面来代替事物整体或者事物的其他方面的结果。但由于中泰方诸多文化因素的分歧,汉、泰语量词“张”和“แผ่น[pʰɛ:n²¹]”扩展的转喻机制体现出各具特色的范式。汉、泰民族受传统习惯、心理状态、价值观念等维度的影响,不同民族在转喻生成关系和理解上存在文化差异,同一认知域内的一个范畴表达式的理解也各有不同。以下我们来讨论跨语言“张、แผ่น[pʰɛ:n²¹]”转喻范式的共性和特异性,并对其背后的认知性和文化维度予以解析。

二、跨语言“张、แผ่น[pʰɛ:n²¹]”转喻异同的理据阐释

承前所示,汉、泰语量词“张”和“แผ่น[pʰɛ:n²¹]”范畴扩展的转喻机制相当广泛,两种语言都存在着共享的及特有的转喻概念。在此,不难看出转喻不仅仅是个语言机制,实质上是规约我们认知结构的一种基本思维和行为方式。在规约情形中,转喻机制载体与目标的选取首先是由认知原则和交际原则推动和制约的。正如 Langacker (1991) 曾指出,转喻机制使得两个相互抵触的因素得以高效的融合,一方面是话语的精确性要求将受话者的注意直接指向意图目标,另一方面是人类的本能促使我们思考和讨论那些最具认知凸显性的语项(Sun, 2013)。由此可见,汉、泰语量词“张”和“แผ่น[pʰɛ:n²¹]”的每一个范畴之中认知性和交际性原则决定了转喻概念的倾向性。

一方面,正是由于汉泰两个民族语言对“张、แผ่น[pʰɛ:n²¹]”的相同体验与认知,使话语者能用相同的体验基础去理解事物间的空间关系概念,产生邻近性的转喻概念。各种空间邻近性的形成与人类的感知、概念系统密切相关,我们对空间邻近性的感知很大程度上基于相邻的、可替换的对象间邻近性进行联想。鉴于此,在汉泰语“张、แผ่น[pʰɛ:n²¹]”中,“纸”是两者范畴的原型成员,一步一步地向前扩展,通过人们已知而熟练的经验,都衍生出了一系列其他相关的事物,如“报纸、布告、照片、卡片、名片”等。人们对这些事物激起的概念和“纸”激起的概念存在着相邻,从而均接受量词“张、แผ่น[pʰɛ:n²¹]”形成选择关系,成为一个由量词“张、แผ่น

[p^hɛ:n²¹]”组织起来的范畴。就此可知,虽然不同民族使用的语言不同,但由于人类基于空间邻近性关系,具备相同的感知、认知能力,因此在面对相同的物质世界时能获得相关的概念结构,这就使转喻的认知方面存在着明显的跨语言共性。

另一方面,转喻是认知主体通过思维和意象,发现或创造两个事物之间的相通关联而产生的,而思维和意象的认知主体是具体文化语境之下的社会人,因此转喻认知不可避免地会打上文化的烙印。基于汉、泰语量词“张、แผ่น[p^hɛ:n²¹]”存在个性的差异,下面将对两种语言如何准确地认知和表达各自文化独特性进行阐述。同样的客观世界反映到不同的语言中会形成不尽相同的世界图景,不同语言常常会用自己独有的方式来反映周围世界。思维方式深深埋藏在人类的认知结构和价值观念之中,人们从未想到过会有其他人自己思考问题的方式不同,也很难理解与自己不同的思维方式。然而,要进行有效的跨语言交际,就必须懂得思维方式是会不同的,也有必要去了解别人不同的思维方式。由此,跨语言“张、แผ่น[p^hɛ:n²¹]”转喻的特异性也彰显了中泰文化背后的思维方式中的差异成因。

中国文化习惯于观物取象,用相应的具体形象进行类比(Bi, 2013: 272)。由量词“张”范畴的扩展来看,“张”并不严格按照范畴来对名词进行逻辑归类,更侧重于按照名词本身的形状、动作性、性能等外在属性来划分。如“张”计量铺开之义的事物时,其称量对象具有布帛类、纸质类、皮质类等,这些都属于不同性质的范畴名词,但是它们显示同样的动作性,即“铺开”,就形成“张”的称量对象之一。同时还可以称量武器类、工具类等事物,这是由于它们与“弓弦”在性能上的类似。在此,说明了中国人具有强力的具象思维方式。与此相对,泰国人的思维习惯于观物综合,注意掌握事物的本来面目和全体,不是注重分类而是将各个部分综合成统一整体,因而泰语“แผ่น[p^hɛ:n²¹]”由名词虚化为量词之后,它基本语义是由“成片矿体、纸质类”的完形感知的个体平面特征虚化而来。在中国传统思维背景下,汉语“桌子、床”可以接受量词“张”来称量,由于中国传统思维多以主客体为整体观做为出发点,它具有突出的具象性和体悟性。由此可知,中国文化直观体悟的具象思维在语言中一个突出的表现是重了悟不重形合。就此,我们可以理解了在汉语中量词“张”用于称量“桌子、床”的原因。与此相反,泰方的文化思维则着眼于理性分析和逻辑推理在语言中的一个突出的表现则是重形合,所以在泰语中“โต๊ะ[to⁴⁵] (桌子)、เตียง[tia:n³³] (床)”使用量词“ตัว[tua:³³] (只)或者 อัน[ʔan³³] (个)”来计量,这是因为泰国人注重事物的个体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即着眼于“桌脚、床脚”来把握“桌子、床”。此外,中国古代哲学曾指出,万物都是对立物的变幻,相互对立而又相互渗透,互存互补,相辅相成,循环不已(Bi, 2013: 281)。在中国文化的统一辩证思维中所体现出的彼此一体、亦此亦彼和彼此相互转化的特点。由此可见,量词“张”所选择抽象之物的搭配也是与这种辩证的哲学思维同步。由于“一张笑脸”就是因张嘴的动作,就形成笑脸;“一张脸上的表情”也就是因张嘴的动作,脸就表现出各种表情等。中国文化的这种思维方式与泰方语言的逻辑分析思维不

同。由于泰国人的思维强调非此即彼的排中律，所以在泰语中抽象物名词只能使用量词“อัน [ʔan³³] (个)”来修饰，而且只有少数抽象名词可以计量，如：“ความรู้ [kha:m³³ru:⁴⁵] (知识)、ความเชื่อ [kha:m³³tchur:⁴¹] (信仰)、เหตุผล [he:²¹phon¹⁴] (原因)、มาตรฐาน [ma:d⁴¹tha:n¹⁴] (标准)等。”使用量词“อัน [ʔan³³] (个)”来计量 (Fan, 2009: 45)。

三、结语

从中泰文化思维方式角度看，中泰之间对事物的认识和了解的不同具体分别在于：泰文化注重整体把握而不是个别分析；中国文化重视直观体悟而不是理性分析。这说明中泰间必然是注重整体综合与个体分析之别。本文通过借助认知转喻理论对汉、泰语量词“张、แผ่น [p^hɛ:n²¹]”范畴的扩展延伸解析，深刻揭示了量词“张、แผ่น [p^hɛ:n²¹]”的理据性本质，充分印证了量词“张、แผ่น [p^hɛ:n²¹]”范畴成员的概念转喻性，全面阐释了量词“张、แผ่น [p^hɛ:n²¹]”概念的转喻投射在汉泰两种语言中异同及其背后动因。量词“张、แผ่น [p^hɛ:n²¹]”转喻都是利用熟知的事物或现象去阐述说明不为人所熟知的事物或现象，或者利用相关联的具体事物来描绘刻画抽象的事物。跨语言共性来自人类共享客观世界的空间相邻的基本体验；而特异性则源于各民族所处的不尽相同的文化思维方式。总之，汉泰语中的量词“张、แผ่น [p^hɛ:n²¹]”转喻投射有助于厘清汉泰语言在思维和语言层面上的异同，以及在跨语言交际和第二语言学习中都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References

- Bi, J. W. (2013).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Beijing: University of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Press. [in Chinese]
- Fan, X. Y. (2009). *A Comparative Study on Classifiers of Chinese and Thai*.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China. [in Chinese]
- He, J. (2001). *Modern Chinese Quantifiers*. Beijing: N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ese]
- Jiang, Y. (2009).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 and Tibetan Language Name Classifiers*. Beijing: N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ese]
- Lakoff, G. (1987).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 Chicago /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akoff, G. & Johnson, M. (1980).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angacker, R. W. (1991).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ume 2: Descriptive Application*. Stanford /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Stanford Press.
- Li, F. Y. (2008). *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Linguistics*. Beijing: University of Peking Press. [in Chinese]

- Panther, K. & Thornburg, L. (Eds.). (2003). *Metonymy and Pragmatic Inferencing*. Netherlands: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Shu, D. F. (2013). *Research Methods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in Chinese]
- Sun, Y. (2013). *Multidimensional cross-domain research on cognitive metaphor*. Beijing: University of Peking Press. [in Chinese]
- Zhou, F. J. & Tang, D. J. (2012). *Referential Metonymy: Cognitive Approaches to Lexical Semantics*. Xiamen: University of Xiamen Press. [in Chinese]
- Zong, S. Y. (2010). *Cognitive research on collective quantifiers*. Beijing: World Book Publishing Company. [in Chinese]



Name and Surname: Bunsikan Tangpakorn

Highest Education: Doctorate Degree in the Specialty of Language and Culture Communication in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t Shandong University

University or Agency: Lampang Rajabhat University

Field of Expertise: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Address: 119 Lampang-Mae Ta Rd., Ban Hua Gnork, Chompoo, Mueang, Lampang 52100